



上璞
編

記敘文

選讀

(修訂版)

讀範文
學寫作

記敘文

選讀

修訂版

王璞
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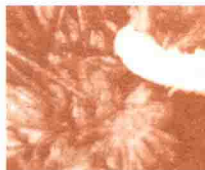
責任編輯 蔡嘉蘋 張艷玲
版式設計 林敏霞 吳冠曼
封面設計 吳冠曼
封面插畫 李小光

叢書書名 讀範文 學寫作
書 名 記敘文選讀（修訂版）
編 者 王璞
出 版 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 20 樓
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
20/F.,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,
499 King's Road, North Point, Hong Kong
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
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
香港柴灣安業街 3 號 6 字樓
版 次 2010 年 2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2015 年 3 月香港修訂版第一次印刷
規 格 大 32 開（137×210 mm）164 面
國際書號 ISBN 978-962-04-3670-3
© 2010, 2015 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
Published & Printed in Hong Kong

封面插畫版權所有：藝術家李小光、中國當代版畫收藏網（www.ChinaPrintArt.cn）

目錄

魯迅	■	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	4
梁實秋	■	小花	12
巴金	■	小狗包弟	18
豐子愷	■	王囡囡	26
老舍	■	我的母親	34
沈從文	■	街	46
蕭紅	■	祖父死了的時候	54
汪曾祺	■	岳陽樓記	62
孫犁	■	父親的記憶	70
余光中	■	牛蛙記	76



西西	■	扇子	92
董橋	■	蘭庭剪影	96
顏純鈞	■	尋常巷陌	104
賈平凹	■	靜虛村記	110
王安憶	■	指路的小孩	120
舒非	■	梨子園	124
葉兆言	■	初識弘一法師的歲月	130
鍾曉陽	■	惜笛人語	136
蘇童	■	母校	146
格非	■	元宵	152



讀範文
學寫作

記敘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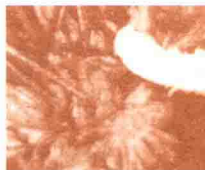
選讀

修訂版

王璞
編

目錄

魯迅	■	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	4
梁實秋	■	小花	12
巴金	■	小狗包弟	18
豐子愷	■	王囡囡	26
老舍	■	我的母親	34
沈從文	■	街	46
蕭紅	■	祖父死了的時候	54
汪曾祺	■	岳陽樓記	62
孫犁	■	父親的記憶	70
余光中	■	牛蛙記	76



西西	■	扇子	92
董橋	■	蘭庭剪影	96
顏純鈞	■	尋常巷陌	104
賈平凹	■	靜虛村記	110
王安憶	■	指路的小孩	120
舒非	■	梨子園	124
葉兆言	■	初識弘一法師的歲月	130
鍾曉陽	■	惜笛人語	136
蘇童	■	母校	146
格非	■	元宵	152



魯迅

從百草園
到三味書屋

我家的後面有一個很大的園，相傳叫作百草園。現在是早已併屋子一起賣給朱文公的子孫了，連那最末次的相見也已經隔了七八年，其中似乎確鑿只有一些野草；但那時卻是我的樂園。

不必說碧綠的菜畦，光滑的石井欄，高大的皂莢樹，紫紅的桑椹；也不必說鳴蟬在樹葉裡長吟，肥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，輕捷的叫天子（雲雀）忽然從草間直竄向雲霄裡去了。單是周圍的短短的泥牆根一帶，就有無限趣味。油蛉在這裡低唱，蟋蟀們在這裡彈琴。翻開斷磚來，有時會遇見蜈蚣；還有斑蝥，倘若用手指按住牠的脊樑，便會拍的一聲，從後竅噴出一陣煙霧。何首烏藤和木蓮藤纏絡着，木蓮有蓮

作者簡介

魯迅（一八八一—一九三六），原名周樹人，字豫才。浙江紹興人。代表作有小說集《吶喊》、《彷徨》、論文集《墳》、散文詩集《野草》、散文集《朝花夕拾》、雜文集《熱風》、《華蓋集》、《而已集》、《三閒集》、《南腔北調集》、《偽自由書》、《花邊文學》、《且介亭雜文》等。

房一般的果實，何首烏有臃腫的根。有人說，何首烏根是有像人形的，吃了便可以成仙，我於是常常拔它起來，牽連不斷地拔起來，也曾因此弄壞了泥牆，卻從來沒有見過有一塊根像人樣。如果不怕刺，還可以摘到覆盆子，像小珊瑚珠攢成的小球，又酸又甜，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遠。

長的草裡是不去的，因為相傳這園裡有一條很大的赤練蛇。

長媽媽曾經講給我一個故事聽：先前，有一個讀書人住在古廟裡用功，晚間，在院子裡納涼的時候，突然聽到有人在叫他。答應着，四面看時，卻見一個美女的臉露在牆頭上，向他一笑，隱去了。他很高興；但竟給那走來夜談的老和尚識

破了機關。說他臉上有些妖氣，一定遇見「美女蛇」了；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，能喚人名，倘一答應，夜間便要來吃這人的肉的。他自然嚇得要死，而那老和尚卻道無妨，給他一個小盒子，說只要放在枕邊，便可高枕而臥。他雖然照樣辦，卻總是睡不着，——當然睡不着的。到半夜，果然來了，沙沙沙！門外像是風雨聲。他正抖作一團時，卻聽得豁的一聲，一道金光從枕邊飛出，外面便什麼聲音也沒有了，那金光也就飛回來，斂在盒子裡。後來呢？後來，老和尚說，這是飛蜈蚣，牠能吸蛇的腦髓，美女蛇就被牠治死了。

結末的教訓是：所以倘有陌生的聲音叫你的名字，你萬不可答應他。

這故事很使我覺得做人之險，夏夜乘涼，往往有些擔心，不敢去看牆上，而且極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樣的飛蜈蚣。走到百草園的草叢旁邊時，也常常這樣想。但直到現在，總還是沒有得到，但也沒有遇見過赤練蛇和美女蛇。叫我名字的陌生聲音自然是常有的，然而都不是美女蛇。

冬天的百草園比較的無味；雪一下，可就兩樣了。拍雪人（將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）和塑雪羅漢需要人們鑒賞，這是



荒園，人跡罕至，所以不相宜，只好來捕鳥。薄薄的雪，是不行的；總須積雪蓋了地面一兩天，鳥雀們久已無處覓食的時候才好。掃開一塊雪，露出地面，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篩來，下面撒些秕穀，棒上繫一條長繩，人遠遠地牽着，看鳥雀下來啄食，走到竹篩底下的時候，將繩子一拉，便罩住了。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，也有白鵲的「張飛鳥」，性子很躁，養不過夜的。

這是閩土的父親所傳授的方法，我卻不大能用。明明見牠們進去了，拉了繩，跑去一看，卻什麼都沒有，費了半天力，捉住的不過三四隻。閩土的父親是小半天便能捕獲幾十隻，裝在叉袋裡叫着撞着的。我曾經問他得失的緣由，他只靜靜地笑道：你太性急，來不及等牠走到中間去。

我不知道為什麼家裡的人要將我送進書塾裡去了，而且還是全城中稱為最嚴厲的書塾。也許是因為拔何首烏毀了泥牆罷，也許是因為將磚頭拋到間壁的梁家去了罷，也許是因為站在石井欄上跳了下來罷，……都無從知道。總而言之：我將不能常到百草園了。Ade，我的蟋蟀們！Ade，我的覆盆子們和木蓮們！……

出門向東，不上半里，走過一道石橋，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。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，第三間是書房。中間掛着一塊扁道：三味書屋；扁下面是一幅畫，畫着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。沒有孔子牌位，我們便對着那扁和鹿行禮。第一次算是拜孔子，第二次算是拜先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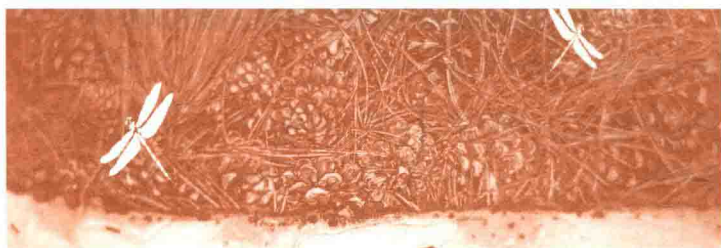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次行禮時，先生便和藹地在一旁答禮。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，鬚髮都花白了，還戴着大眼鏡。我對他很恭敬，因為我早聽到，他是本城中極方正，質樸，博學的人。

不知從那裡聽來的，東方朔也很淵博，他認識一種蟲，名曰「怪哉」，冤氣所化，用酒一澆，就消釋了。我很想詳細地知道這故事，但阿長是不知道的，因為她畢竟不淵博。現在得到機會了，可以問先生。

「先生，『怪哉』這蟲，是怎麼一回事？……」我上了生書，將要退下來的時候，趕忙問。

「不知道！」他似乎很不高興，臉上還有怒色了。

我才知道做學生是不應該問這些事的，只要讀書，因為他是淵博的宿儒，決不至於不知道，所謂不知道者，乃是不願意說。年紀比我大的人，往往如此，我遇見過好幾回了。



我就只讀書，正午習字，晚上對課。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嚴厲，後來卻好起來了，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，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，從三言到五言，終於到七言。

三味書屋後面也有一個園，雖然小，但在那裡也可以爬上花壇去折臘梅花，在地上或桂花樹上尋蟬蛻。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餵螞蟥，靜悄悄地沒有聲音。然而同窗們到園裡的太多，太久，可就不行了，先生在書房裡便大叫起來：

「人都到哪裡去了？！」

人們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；一同回去，也不行的。他有一條戒尺，但是不常用，也有罰跪的規則，但也不常用，普通總不過瞪幾眼，大聲道：

「讀書！」

於是大家放開喉嚨讀一陣書，真是人聲鼎沸。有唸「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」的，有唸「笑人齒缺曰狗竇大開」的，有唸「上九潛龍勿用」的，有唸「厥土下上上錯厥貢苞茅橘柚」的……。先生自己也唸書。後來，我們的聲音便低下去，靜下去了，只有他還大聲朗讀着：

「鐵如意，指揮倜儻，一座皆驚呢~~~；金叵羅，顛倒淋漓噫，千杯未醉啊~~~~……。」

我疑心這是極好的文章，因為讀到這裡，他總是微笑起來，而且將頭仰起，搖着，向後面拗過去，拗過去。

先生讀書入神的時候，於我們是很相宜的。有幾個便用紙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戲。我是畫畫兒，用一種叫作「荊川紙」的，蒙在小說的繡像上一個個描下來，像習字時候的影寫一樣。讀的書多起來，畫的畫也多起來；書沒有讀成，畫的成績卻不少了，最成片段的是《蕩寇志》和《西遊記》的繡像，都有一大本。後來，因為要錢用，賣給一個有錢的同窗了。他的父親是開錫箔店的；聽說現在自己已經做了店主，而且快要升到紳士的地位了。這東西早已沒有了罷。■

作品賞析·學習重點

這是經典的童年回憶文章。讀書人的童年總離不了讀書，但畢竟是孩子，也有淘氣和玩樂。在這篇散文中，這兩方面的回憶連在一起，編織出一套一百來年前中國鄉鎮兒童生活的系列風景畫。文中第二段和第七段關於百草園的一段描寫是經典文字，當年老師規定我們要背。說是描寫風景時會有用。我背得很辛苦，因為我並不覺得這兩段最好，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有關老師的那兩個細節，由於喜歡，並沒去刻意背它，卻至今都爛熟於心。

百草園和三味書屋似乎是大異其趣的兩個地方，可是作者卻把它們巧妙地連拉在一起，整篇文章渾然天成，請注意一下作者是如何做到的，怎樣轉折，怎樣承接，後半部分又是怎樣與前半部分呼應？

梁實秋

小花



小花子本是野貓，經菁清留養在房門口外，起先是供給一點食物一點水，後來給牠一隻大紙箱作為牠的窩，放在樓梯拐角處，終乃給牠買了一隻孩子用的鵝絨被袋作為鋪墊，而且給牠設了一個沙盆逐日換除灑掃。從此小花子就在我們門前定居，不再到處晃蕩，活像「鴻鸞禧」裡的叫花子，喝完豆汁兒之後甩甩袖子連呼：「我是不走的了啊，我是不走的了啊！」

彼此相安，沒有多久。

有一天我回家看見菁清抱着小花子在房間裡踱來踱去，我驚問：「牠怎麼登堂入室了？」我們本來約定不許牠越雷池一步的。